

《狂飆年代》三部曲之一

長篇小說

還鄉

寒山碧著



東西文化 事業公司

《狂飆年代》三部曲之一

長篇小說

I247.5

H147

還鄉

寒山碧著

I247.5
H147



東西文化事業公司 贈送
華僑大學圖書館藏

東西文化 事業公司

還鄉 (長篇小說)

文學叢書

-
- 作者 : 寒山碧
校對 : 陳添倫、黎青山、寒山碧
出版者 : 東西文化事業公司
East and West Culture Co
通訊處 : 香港軒尼詩郵政信箱 20107 號
P.O.Box (Hen) Hong Kong
電話 : 2545-1971 傳真 : 2545-7787
電子郵箱 : e-mailGhonmanpo@yahoo.hk
印刷 : 華美設計製作
地址 : 香港銅鑼灣高士打道 276 號海殿大廈一字樓 G 座
ISBN : 962-772-205-1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 \$ 68.00



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寒山碧，原名韓文甫

東西文化事業公司總編輯

香港傳記作家協會會長

廣州師範學院新聞傳播系兼任教授

瓊州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

內容簡介

一九八二年一個朔風蕭瑟的黃昏，交換學者林煥然（詮仔）返美前夕，突然返回闊別了的故鄉，往事一幕幕在腦際映現。

他第一次回到故鄉，是勝利後的一九四七年，人們從四面八方回來，國、共兩黨人同處一室，談笑風生。

他第二次還鄉，是全家被民兵押解回去批鬥，家庭被評為地主，娘親（養母、伯母）自縊身亡。孩提時代的玩伴命運也大致相同，他們祇好相濡以沫。為了離開故鄉，年齡稍長的素琴，嫁給可以做她父親的解放軍軍官；長幼的琪琪又去了香港，祇留他獨自惆悵。五四年夏，他當志願軍軍醫的父親轉業到醫科大學當講師，他也離開故鄉到廣州過新生活。可惜好景不長，五六年夏，在「肅反」中他父親以國民黨特務的罪名被捕判刑，他和母親也被逐出大學宿舍。為了生存，他母親後來跟父親離了婚，改嫁給衛生局長。

他第三次還鄉，是五七年秋天，他因為受到「大鳴大放」的鼓勵，寫信給毛主席申訴父親的冤情，不料招來懲罰，被勒令退學，回鄉監督勞動一年。他母親為了兒子的學業前途，想方設法把他的戶口遷返廣州，使他可以從廣州投考大學。而他也如願如償地進入大學就讀。但他的心扉是緊閉的，因為報考時他隱瞞家庭成份，擔心政治複查不及格被逐出校門。翌年元旦，政治複查之期過了很久，他心情才稍為輕鬆，第一次參加舞會，並認識了劉淡竹。

他第四次還鄉時，大饑荒正襲擊着中國大地，他是趕回去看即將餓死的祖母最後一面。在大饑荒的日子裏，他隨從香港回來的室友炒賣洋貨，因而得到豐衣足食。六零年表姨從印尼回來，他認識了在華僑補校讀書的表妹方倩怡，也跟她約會，一腳踏兩船。六一年夏，劉淡竹安排了一個秘密約會，跟他在鼎湖山共度甜蜜的三日三夜。分別時他才從她留下的信中知道她原來是將軍夫人，她正在尋求辦法結束這段不幸的婚姻。從鼎湖山回來他接獲父親死亡的消息，既無遺骸也無骨灰，祇剩下一把牙刷。劉淡竹離去後他又跟方倩怡纏綿，但並不打算娶她，大力鼓勵她去香港。

六二年，廣東發生逃亡潮，他因一念之差錯過了這個機會，大為懊惱。大學畢業時，他希望分配去遙遠的邊疆，可是偏偏又被分配回原籍，祇好無奈地第五次返回故鄉。這一次，故鄉已經在望，他回去將見到甚麼仍是一個未知數？

ISBN 962-771-205-1



9 789627 712053

定價港幣 \$ 68.00

寒山碧主要著作：

- 《蛭蜃集》(詩) 1973年
- 《星螢集》(散文詩) 1973年
- 《漂泊的一代》(散文小說集) 1976年
- 《妻哭兒啼集》(雜文) 1976年
- 《鄧小平評傳》(第一卷) 革命時期 1984年
台灣天元出版社 1987年
- 《中國作家作品項談》(文藝評論) 1985年
- 《鄧小平評傳》(第二卷) 文革時期 1987年
- 《毛澤東評傳》東西文化事業公司 1987年
台灣天元出版社 1987年
- 《鄧小平傳》(日文版) 中央公論社 1988年
- 《鄧小平評傳》(第三卷) 鄧小平時代 1988年
- 《蔣經國評傳》東西文化事業公司 1988年
台灣天元出版社 1988年
- 《歷史的創傷》(上下冊) 1989年
- 《毛澤東情史》 1991年
- 《鄧小平最後歲月》(即第四卷) 1993年
- 《鄧小平傳》(革命篇) 台灣中國時報版 1993年
(治國篇) 台灣中國時報版 1993年
- 《中共四大家族》 1996年
- 《從中西文化探索中國之出路》政論 1996年
- 《寒山碧雜文選集》 1997年
- 《寒山碧小卷》(詩、小說、評論) 1998年
- 《六·四民運史》 1999年
- 《香港傳記文學發展特色及其影響》主編
2000年
- 《蓮鄉》(長篇小說) 2001年

目 錄

序幕	——
第一章：回國	七
第二章：納妾	四三
第三章：解放	六十五
第四章：宣判	九十三
第五章：鬥爭	一一五
第六章：宰狗	一四七
第七章：強暴	一六九
第八章：離別	一八三
第九章：肅反	二〇三
第十章：除夕	二二五
第十一章：退學	二四三
第十二章：誘惑	二六七

第十三章：母親	二九三
第十四章：舞會	三一三
第十五章：飢餓	三四一
第十六章：看星	三六五
第十七章：愛情	三九三
第十八章：望月	四一七
第十九章：情敵	四四五
第二十章：騷動	四六九
後記	四九五

序 幕

佛曰：「念生，緣起」。一切推動力都在一個「念」字。而「念」的生或滅似乎又和客觀環境有關，而這就是「緣」。客觀環境不允許，「念」或許就不生，生了也會自滅。

一九八二年的隆冬，天空一片灰濛，凜冽的北風在寬闊的江面上呼呼地吼叫着，雖然穿着厚夾克，林煥然還是不自覺地翻起衣領，護着脖子。

花尾渡駛離碼頭，長堤慢慢向後退去，灰色的樓房顯得越來越低矮，祇有南方大廈依舊鶴立雞群，好遠了仍然可以從它的塔尖辨認出來。此情景對林煥然來說特別親切。遙遠的童年少年時代，每一次來廣州，船駛過瀝瀝尚未轉入白鶴洞，南方大廈的塔尖已在遠方的天幕上出現。林煥然總是離開床位，站在船頭，看着它一尺一尺地接近，一尺一尺地昇高；每一次返鄉，他也例必站在船尾，看着它一尺一尺地後退，直至完全退出視野，才肯返回自己的床位。

落日在遠方沉降，但並不壯麗，因為晚霞的橙紅滲雜着灰色，渾渾濁濁，此也是南國「翻風」時的必然景象。花尾渡的乘客多數已鑽到被窩裏，祇有三幾個在打撲克，在聊天。林煥然

一直在船尾佇立，直至江面變成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見了還不肯返回船艙。

未踏上故土之前，從沒有想過要回家鄉。可是當了交換學者之後，卻常常夢縈魂繞南國的水鄉，但又一直下不了回去的決心。

他原本擬返美之前走一走絲綢之路，看看西安古城，參觀一下敦煌石窟，聽一聽鳴沙山之聲，浸一浸月牙池之水。然而參觀一個畫展卻改變了他整個計劃。他在展覽廳的一角看到一幅南國水鄉的水墨畫，那彎曲的流水，殷紅的荔花，啊！多麼像他的故鄉，心情不由得不激動。而畫展長廊裏那幅老人畫像，更使他像觸電那樣心臟不由自主地悸動起來，因為他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曾祖父。畫像中老人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太像他的曾祖父了，彷彿曾祖父正注視着他。他強烈地感到曾祖父的召喚，故鄉的召喚，於是決定回廣東去，也許這樣做還有多少危險，但顧不得那麼多了。

從產生回去看看的念頭，到實際行動，到登上花尾渡，林煥然內心經過很強烈的掙扎，思前顧後。故鄉已近在咫尺，此刻若不回去，不知何日方可重臨？回去嘛又不知會不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雖然從樣貌、從衣著、從語言沒人覺得他是外國人，但他懷裏揣的畢竟是美國護照。他是以交換學者的身份回去北京，三個月的講學時間已經屆滿，對北京他雖然也有點依依不捨，但更令他神馳的仍然是闊別多年的故鄉。

儘管生活在故鄉的日子是那麼的暗淡，記憶裏殘留着那麼多的傷悲，他也曾試圖忘卻，但最終無法忘卻。那彎曲的流水殷紅的荔林，那斜坡上的橄欖樹，那聳立在河邊兩層半的古老樓房，他實無法忘懷。在美國時候，他只會在旅行途中或夜闌人靜之時偶而想起，想起故鄉的景物，想起兒時的生活。可是到北京之後，想起的頻率卻相當密，而最後那兩個星期則幾乎沒有一天不想起。

從畫展回到住所，他馬上取消從北京直飛洛杉磯的機位，掛電話給妻子，說要到香港辦點事，見幾個朋友，遲幾天才回來。然後趕到機場買一張往廣州的機票，立刻登機。當飛機在白雲山麓徐徐下降，游目四顧，灰色的樓房，青黛的山影，這多麼的熟悉啊！那大佛寺旁僅可容膝的小房；那綠蔭叢中的「廣醫」故居；那翠竹林中通往「八中」的青石小徑，一幕幕在腦際迅速閃現，往昔生活在這裏的日子彷彿還是昨天的事。

林煥然的游思非常混亂，他不知道先到那兒去？先去看甚麼地方？離開故國時，母親已被逐離梅花村的住所，不知道到哪兒去了？十四、五年來全無音訊，不知她如今身在何處？

下飛機後，林煥然本能地坐上計程車，到華僑大廈開了個房，想讓自己的心情稍為平靜之後再決定下一步怎麼辦？可是心情怎能平靜呢！就是這幢大廈裏他也留下不少足印，銘刻着難以磨滅的記憶。

他臨窗凝望，河南那邊建起了一些樓房，西邊太平路（人民路）方向，也有不少建築樓房的起吊架高高樹起，而最令他觸目驚心的卻是在眼皮下的海珠廣場變了樣，變得那麼醜陋，醜陋到他幾乎認不得。廣場上的灌木叢消失了，代替的是漆着黑漆的鐵柵；茵綠的草坪消失了，露出紅、黃、黑參雜的泥層。而一大群人卻踏在原本是草坪的泥地上做體操，打太極；而馬路旁卻人來人往，叫賣聲拉生意聲不絕。

看了一會兒，林煥然覺得不是味兒，好像看到自己熟悉的高貴漂亮的少女，被生活折磨，被歲月摧殘變成鄙俗的醜婦。壓抑不住的難過湧上心頭，他拉上窗簾下樓，沿着珠江漫無目的地躑躅。看看河，看看街，看看人。人好像特別多，擦肩而過，互不相讓，而不遠處有兩個人像好鬥的公雞怒目而視，對峙着，指手劃腳地對罵着，好像就要動手毆鬥了，卻終於沒有動手。廣州的街道原本就很窄，現在人多了，車多了，小販多了，自然顯得更窄。倒是珠江依然如舊默默向南流，江雖不變，水卻變了，變得比以前黑得多，髒得多。他很懷疑海角紅樓和珠江泳場，現在到底還能不能游泳？

他沿江而行，走走停停，看看佈滿江邊的枯葉，看看擺賣雜物的小販，竟然不知不覺走到南方大廈。而南方大廈對面十三號碼頭，就是廣州到新江縣一帶的客輪碼頭，林煥然心血來潮就買了即日的票，然後坐的士趕回華僑大廈付款退房。因為他知道南崗村是不會從地球上移走

的，在那兒也許還能見到林家大屋，見到伯父，見到瘦小的小妹。他匆匆下樓退房的時候，賬房小姐凝視着他覺得不可思議，因為他入住頭尾只有四五個小時。林煥然也不多解釋，提着簡單的行李又鑽進的士，趕去長堤，幸而還趕得及下船。

林煥然望着黑黝的天幕，黑黝的江面，無可奈何地返回自己的床位。他不願跟人交談，眼睛依然凝視着窗外，因為偶而遠處會出現一兩盞燈光，不知是農舍還是漁火？

「喂！香港返來啊？」他鄰床一位年青人用手肘碰一碰他，精靈的眼睛上下打量着。

林煥然望着他笑了一笑，並沒有答覆他是或不是。

「你好似冇帶乜嘢（沒帶甚麼）行李嘅？我頭先睇（看）到你落船，我係（在）你後面。」年青人疑惑未解，又補上一句，「香港客好多行李㗎，個個都係（是）。」

「啊！我行李留嚟（在）廣州。」林煥然敷衍着。

「探親戚㗎？」年青人還在找話題。

「唔，唔！」林煥然已從小背包抽出一本書翻閱起來，他實在不想跟不相干的人談得太
多。

小青年見到這情形，也不好意思再搭訕了，不久小青年的眼皮似漸覺沉重，睡着了，林煥然耳根才得清靜。

夜漸深了，花尾渡的乘客已睡得七七八八，船艙的光管也全熄滅，只留下兩盞淡橙色的夜明燈。四周很靜，只有呼嘯的風聲和船頭劃破水面嘩嘩的聲音。林煥然全無睡意，但又不能四處走動，也不能看書，只好趴着，用手肘撐起半個身子，望着窗外。不知道是風把雲吹散了，還是夜深了，竟見下弦月在雲中浮動，江面也泛起點點白色，遠處黑黝的山影也清晰可辨。寬闊的江面像一個環山擁抱着的湖，林煥然貪婪地盯着，不願放過一分一秒。這是一個多麼熟悉但又闊別了多年的景象啊！他的游思不禁飛馳到遙遠的童年……

第一章 回國

三文魚會逆流而上，躍過巨石，戰勝激流，回到牠出生的溪澗繁殖；海龜會游過大洋，回到牠出生的沙灘產卵。人類雖然號稱為「萬物之靈」，但始終無法超脫物性，喜歡千里迢迢回去他出生和生長的地方憑弔，尋拾昔日的足印。

那一年，林煥然才七、八歲，矇矓中開始有點記憶。不過那時沒有人叫他堂堂正正的名字，祇叫他做「詮仔」，而他也覺得挺自然。那一年發生的許多事，似乎都是為了加深他的記憶。他記得，有一陣子非常的熱鬧，鑼鼓喧天，滿街彩紙花車，鞭炮齊鳴。他不知道是甚麼回事，祇知道大人們一鼓勁兒地高興，笑得比山花還燦爛。大人們見面都興奮地談呀談，談些甚麼他自然記不得，也沒興趣，祇隱約記得「勝利了」，因為他們玩打仗遊戲時也喜歡大叫「勝利了」。

接着，大人都忙碌起來，串門也多起來，話題都離不開「回家」，「回家」。林煥然起初並不在意，直到娘認真地跟他說，「我哋要趕返屋企（家）過年了」，他才奇怪起來，這兒不

就是家嗎？他一直以為現在住的這間前面臨大路，有椰林掩映的平房就是家。每次他出去玩久點娘就站在門口叫「快啲返屋企！（回家！）」現在才知道遙遠的地方還有另外一個家，而大人對另外那個家卻要比現在的家熱愛得多，眷掛得多。

接着就是趕汽車、趕船、趕火車，又趕船，一大包一大包地搬，一程又一程地趕，大人都趕得喘不過氣來，他反而覺得挺新鮮，又是車，又是船，又是海，又是山，這全以前都是沒見過的。

一九四七年，他第一次坐花尾渡的情景，至今還依稀記得。也是從長堤下船，也是一個有下弦月的冬夜，寬廣的江面也泛着白光，四周也是黑黝黝的山影，所不同的祇是氣氛，那時可熱鬧的多了。船艙裏雖然也有陌生人，但熟人可不少，兒時的玩伴琪琪一家也在。

大人越來越興奮，興奮地談着，又興奮地趴着身子貼近窗口，欣賞山光水色，詮仔也學大人趴着看，但不一會就睡着了，所以整個旅程他祇依稀記得如湖一樣的江面……

□ □ □ □ □ □

他被娘叫醒擦着惺忪的睡眼，在娘的牽引下到了大廳。啊！偌大的廳堂裏黑壓壓的都是人，一張張陌生的臉孔迎着他笑，幾十雙眼睛都看着他，他不禁害怕起來，怯怯地側閃到娘的

身後偷看，在記憶中每一張臉孔眉眼都模糊，唯一清晰的是一張張裂開的嘴巴。他們七嘴八舌似乎都在議論他，但全引不起他的興趣，反而掛在大廳正堂牆壁上的畫像更吸引他的注意力。這幅蓄着鬚鬚穿着清朝官服的炭像，畫得栩栩如生，雙目炯炯有神，詮仔覺得，自己尚未跨入門檻，相上的人已凝視着自己，威嚴的相貌背後蘊藏着不易察覺的慈祥。

「佢係（他是）太公（曾祖父）來㗎！睇（看）到我哋（們）返來，太公都高興咩嗎！」詮仔覺得娘說得有道理。

「快叫嫲嫲！」娘用手把他牽過去，他還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一個蒼髮扁嘴的老婦已蹲下一拉，把他擁入懷抱。

「啊！阿詮仔，咁大個仔了（這麼大了）！」還未說完就親他的臉珠兒，他想躲也躲不及。

「快啲叫嫲嫲（祖母）啦！乖！」娘催促着。

「嫲嫲！」他還沒叫完另一個方臉的年青女人又把他一抱入懷，他本能地掙扎着。

「我係（是）媽媽來㗎！我係你媽媽來㗎！」方臉女人急促地說着。

「叫嬭嬭！」娘吩咐着，又轉臉對方臉的女人說：「二嬭，細路仔（小孩子）唔識嘢（不懂事），慢慢來。」